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八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祖襲二

昌黎先生作師說亦極言於時也謂夫今之士大夫其
智反不若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噓可悲乎誠哉尙其能
實乎事而未原盡其情予故後其辭而作續師說云續師

說 柳河東集

迂齋云梓人傳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職篇
云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

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巧匠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

國學紀聞

淮南子曰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鰥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亦見文子此柳子種樹傳

之意

困學紀聞

鴻墀

謹案此與莊子狙公賦芋之說相類

柳子厚設漁者對智伯其淵源自出蓋本列子蒲且子之說釣也

寓簡

客或譏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讐取讐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盜賊所污遂行謠佚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僕謂此柳子

厚河間傳之意也史記呂不韋傳述太后云云河間傳
又用其語古人作文要必有祖雖穢雜之語不可無所
自也

野客
叢書

東坡表忠觀碑介甫以爲序似太史公諸侯王表銘似

柳子厚塗山銘

澗泉
日記

顏之推歸心篇孔毅父星說皆倣屈子天問之意然天
問不若莊子天運之簡妙巫咸禡之言不對之對過柳

子天對矣

田學
紀聞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然子厚

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爲法

國學紀聞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云擊轅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

國學紀聞

柳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淶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遊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酈語意也

丹鉛

總錄

楊子雲青州政箴在邱之營柳子厚在溪之曹句法本

子雲

丹銘
總錄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
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一

篇凡數百言

丹銘
總錄

石表陰先友記例創於柳子水經注云郢城中有趙臺
卿冢岐生平自所營也冢圖賓主之容用存情好敘其

宿尙柳本諸此

義門讀
書記

元微之詩有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翰林中專

取書詔批答詞撰爲矜式禁中號爲白樸每新入學士
求訪寶重過於六典檢唐書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
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開帙覽之
卽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爲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勲
階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
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示後學者野客叢書
雍熙中予爲大理評事知長洲縣范以進士見予於姑
蘇今年予自翰林學士出守滁上范爲屬邑吏碑之請
也不得而拒矣因效元相桐柏觀體韻而書之一揮而

成不復加點蓋任其俊而不擊乎文也

寶林寺碑後序

小畜

集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鏘亮不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新唐書劾之云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因論倣舟篇云越子膝行吳君

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

易亦効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

容齋四筆

劉夢得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旣帝秦五刑具長

平威振杜郵死垓下敵禽鐘室誅傲舟云越子膝行吳

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晒李園養士春

申易文法倣漢書蒯通等傳贊

困學紀聞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於川其時在風淞者之吉沂者

之凶同藝於野其時在澤伊穉之利乃稔之厄東坡詩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

困學紀聞

劉夢得曰於竊鐵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辨策問奏劄引之而改掇蜂一句云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

因學紀聞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平

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

因學紀聞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口可以

食不可以言

因學紀聞

韓子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

劉夢得用此語

因學紀聞

鴻坻

謹案劉禹錫答連州薛郎中論書儀書語曰侯

自直之箭則百代無一矢俟自圓之木則千歲無一

輪

東坡跋歐公家書曰仲尼之存人削其迹夢奠之後履

藏千載劉禹錫佛衣銘曰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

後履存千祀東坡語意或因劉耶然其作問處不如東

坡脈貫也

演繁露續集

范祖禹作唐鑑削武后本紀每歲首書帝在房陵自以

爲用春秋之法然唐沈既濟已建此論請省天后紀每
歲首必書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
事迹太后名不失正事不違常乃知范公正用其說而
歐陽公作紀則述吳兢所撰史也

坦齋通編

王元長曲水詩序沈寔之怨既缺蘧軸之疾已消本考
槃詩二句而會合之此李商隱灰釘之祖也文苑英華
求賢判云盡巖穴之英奇總濠梁之蘧軸儲光羲詩清
言問蘧軸惠念及滄浪用字又祖王元長也

丹鉛雜錄

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

人聲黃夢升題兄子庠之辭云子之文章電激雷震而
電忽止聞然泯滅歐公喜誦之遂以此語作祭蘇子美

文云云皆同此一機括也

齊東野語

荀子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宮賦之語

本此

困學紀聞

杜牧之阿房宮賦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
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
乍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楊敬之華
山賦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

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
矣蠅蠖紛紛秦速亡矣蠹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
立建章矣小小奕奕焚咸陽矣鼎鼎蘭栗祖龍藏矣二
文同一機杼也或者讀阿房宮賦至歌臺暖響春光融
融舞袖冷殿風雨淒淒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擊節歎
賞以謂善形容廣大如此僕謂牧之此意蓋體魏卞蘭
許昌宮賦曰其陰則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
夏重裘一字之深邃致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

野客叢書

楊敬之華山賦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還

卽環字

堵城

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

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紜

一作紛紛

秦速亡矣蜂巢

一作窠

聯

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

纍纍繭栗祖龍藏矣吳旦生曰王勉夫謂杜牧阿房宮

賦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

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輓

輓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杜楊二文同一機杼洪容齋

謂敬之賦內數語杜佑李德裕常所誦念牧之乃佑孫

則阿房賦實模仿楊作也江行雜錄云牧之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慘長城賦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輩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又祖長城

句法矣

歷代詩話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幾希

丹鉛總錄

唐房千里竹室記有云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

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榱角王元之竹樓記蓋其餘意

雲麓

漫抄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五臣云篁竹
叢言已不得見君譏邪蔽塞也唐劉寬夫有剗竹記其
略曰有竹叢生日光不透陰氣常凝一庭常昏四時失
序病其蔽翳因命斤斧有質微而葉莽蓐者去之聚而
曲者去之其獨立自持者保之去者存者邪正乃分其

說蓋祖離騷之遺意

離騷草木疏

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作乞
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
舟難効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其後范文

正公以隨母冒姓朱以朱說旣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効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切也

四六話

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摯仲氏任呂太史釣臺記姓是州曰嚴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曰冉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司馬公保業云懷璽未煖本元次山出規豈無印綬懷之未煖

困學紀聞

爰益爲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謂益曰吳王驕日久

國多姦今君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則幸得脫觀此數語斷斷乎治吳之藥石也種爲此言不以爲嫌益受其說不以爲罪益用種計迄善於吳此正姪規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歐陽詹權德輿之徒皆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乎芮城府君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此又弟獻言之一例也如柳子厚等亦有送兄序

野客叢書

唐于公異爲李西平作收京城露布云肅清宮禁祇謁

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皆以爲工而不知其所自先是傳季友爲宋公劉裕作謁五陵表云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鐘簾空列又宇文周平高齊詔曰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公異蓋出此也近世陳履常稱曾南豐表語云鉤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信爲奇偉然韓退之先云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鑿閭神鬼受職子固亦淵源於此耳世間好語往往壞於相似前輩要作不經人道語然用意過當反累正氣爲文務大體又似不當如此要自清新簡

遠爲佳耳

寓簡

庾信馬射賦序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此乃王勃之所祖述也庾信宇文盛墓銘云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此乃杜牧之所

模放也

珩璜新論

孔融上表薦禰衡曰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應瞻上疏薦韋泓曰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純心清沖才識備濟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秘書丞琅琊臣王暕年三十一字思晦

七葉重光海內冠冕古之薦人皆言幾歲及稱其字今之薦章罕有此體豈當時以其字素著故邪此體至唐猶在觀令狐楚薦齊孝若亦曰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云云范雲讓封侯表曰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尙棲約思致恬淡此稱年而不稱字而唐韋處厚薦皇甫湜崔顥薦樊衡亦用此體乃知唐人撰述皆有所祖

野客叢書

杜子美南郊賦曰九五之後人人自以爲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爲稷卨句法使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

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其源出
崔駰達旨曰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及楊雄解
嘲家家自以爲稷卨人人自以爲臯陶退之進學解曰
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句法使
夏侯湛抵疑曰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李
白上裴長史書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揮長劍乎句法
用鄒陽上吳王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唐啖助
曰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句法用唐
太宗帝範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

並貞觀二十二年徐惠妃上疏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
作法於奢何以示衆其祖出渾罕曰作法於涼其敝猶
貪作法於貪其敝將若之何

示兒編

文章以不蹈襲爲難昌黎之文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
未嘗不用事而未嘗見其用事之跡盡去陳言足起八
代之衰然或者又謂坐茂樹濯清泉卽選詩飲石泉蔭
松柏也飄輕裾翳長袖卽洛神揚輕袿翳修袖也昌黎
豈肯學人言語亦偶然相類杜牧之阿房宮賦六王畢
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修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

秦民竭秦君滅儕輩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是祖長
城賦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
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
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
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
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螳蜋臺九層
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心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
司徒佑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做敬之所作信矣文
章不蹈襲爲難也野客叢書或讀阿房宮賦至歌臺暖

全唐文紀事

卷四十八

三

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擊節歎以爲善形容廣大僕謂蓋體魏卞蘭許昌宮賦曰其陰則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一字之深邃致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

瑞桂堂
暇錄

古人凡在文章之苑者其下筆皆有所法不苟作也班固序傳謂斟酌六經參考衆論然則文章自六經者上也其次亦各有所祖而因時爲變態劉夢得與柳子厚論平淮西碑若在我手當學左傳蓋如左氏敘謀帥事而爲之也不有所法不足明文章相如美人本於好色

退之送窮出於逐貧杜牧晚晴蓋本小園歐公黃楊實
則枯樹其他往往如是未可以一二舉也秉筆者詎可
易哉

續骈
體說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八終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九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纂

駁難一

貞觀二年十二月始議分封裂土之制禮部侍郎李百
藥論曰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
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
王畿千里之間俱爲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
用象刑之典理劉曹之末鏃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
文彌所多惑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

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理待亂斯言謬也陛下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而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旣往至公之道斯革請待琢琬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晚焉中書侍郎顏師古論封建表曰伏聞前年陛下親發聖慮特降明勅博問卿士議欲封建旣合事宜實惟理要然而議者不一各執異端或欲追法殷周遠遵上古天下之地盡爲封國庶姓羣官皆錫茅社或云凋弊之後人稀土廣

封建之事蓋未可行此皆不臻至理兩失其衷臣愚以爲當今之要莫如量其遠近分置王國均其戶邑強弱相濟畫野分疆不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永無傾奪使各守其境而不能爲非協力同心則足扶京室特進魏徵議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乂皇家兩漢之大啟山河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召陵之舉諸呂構難朱虛奮北軍之謀九鼎危而復安諸侯傲而還肅比夫秦之孤立子弟爲匹夫魏氏虛名藩捍若囹圄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足

不僵之義曹冏六代陸機五等論之詳矣陛下發明詔
封五等事雖盡善時卽未遑云云六年監察御史馬周
上疏曰臣以爲如詔旨者陛下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
然後使爲世官也古者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
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則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
臣謂宜賦以茅土酌其戶邑必有材器隨器方授則雖
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凶累

唐會
要

鴻臚

謹案劉秩政典曰我皇帝思俾前古永傳後裔

下無山甫將明之才乃聽百藥偏昧之說從羣臣之

小議挫爲國之大經設爵無土署官不職王澤不布
人無承化遂令刑辟未彌國用不殷權柄擅於后氏
社稷絕而復存揆久安之由在於取順而難爲逆絕
欲奪之原在於單弱而無所憚此卽事之明驗也百
藥不詳秦漢晉宋齊隋得失之異謂不足法復忽瀆
于賈曹劉陸成敗之說委之天命天之所命人事而
已棄人事捨天理滅聖智任存亡也故建侯者所以
正冢嫡安父子之分使不相猜貳豈藩屏王室已哉
劉秩所言與顏師古畧同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爲蕃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
纂爲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蕃盡禁推問司法參
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僞非一有蕃着漢帽漢
着蕃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蕃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蕃
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沈吟少選乃判曰纂輸
一籌餘依判太宗聞之笑曰朕用尹伊楊纂聞義伏輸
一籌朕復得幾籌耶俄果獲賊尹伊嘗爲坊州司戶尙
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
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華省

曹郎如此判豈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改

補雍州司法

大唐新語

舊史楊炯駁孫茂道蘇知幾冕服議識達通諒諳於古

今唐人本不善立論能如此者固少矣其有俊名不虛

但惜文字煩雜無以發之爾茂道知幾何人世之凡鄙

妄作每令人徒費爬梳往往而是何足算哉

習學記言

太常定諡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位以才昇厯居清級

然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於趨

庭納采問名惟聞於黷貨白珪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

全唐文紀事

卷四十九

四

典須憑實行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諡爲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訟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怨請改諡博士王福時議曰諡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是實卽合據法推繩如其不然未虧直道義不可奪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禮請依思古議爲定詔令尙書省集五品以上重議禮部尙書楊思敬議稱按諡法旣過能改曰恭請諡曰恭

唐會要

鴻臚

謹案蘇氏駁曰字文士及初諡爲繆以在家侈

縱劉洎駁之竟諡爲縱許敬宗初諡爲繆以干國邪

佞楊思敬改之反諡爲恭是非在於當時名實豈憑
至行嗚呼思敬青於藍矣

舊唐書祝欽明傳自入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中宗將
親祀南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二人奏言皇后亦
合助祭遂建議云云帝頗以爲疑召禮官親問之太常
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曰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
明所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謹案魏晉宋及齊梁
周隋等歷代史籍至於郊天祀地並無王后助祭之事
帝令宰相取兩家狀對定欽緒與唐紹及太常博士彭

景直又議奏云云時尙書左僕射韋巨源希旨協同欽明之議上納其言竟以后爲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以執籩豆及禮畢特詔齋娘有夫壻者咸爲改官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及郭山暉曰欽明等本是腐儒素無操行崇班列爵實爲叨忝而涓塵莫効諂佞爲能遂使曲臺之禮圓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墜失所謂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人之不才遂至於此今明皇馭歷賢良入用唯茲小人猶在朝列臣請並從黜放以肅周行於是左授饒州刺史通典欽明又請以安

樂公主爲終獻唐紹蔣欽緒固爭乃止

唐會要

鴻臚

謹案蘇瓌傳云瓌深非其議嘗於御前面折欽

明帝不悟褚無量傳無量獨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
緒固爭以爲不可今無量上皇后不合祭南郊議及
欽緒駁祝欽明議詳見舊唐書文苑英華蓋當時韋
庶人欲襲武后故智故欽明等希旨獻諛如此史載
欽明嘗於廷讌時據地作八風舞觀者以爲醜是其
人本不足齒獨中宗親遭母后之難復躬自蹈之新
書譏其下愚不移誠不爲過又按張燕公集有祭天

不以婦人升壇議謂之渫瀆穹蒼未及踰年國有大難斯言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工部尙書宋慶禮開元七年卒太常博士張星曰慶禮大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家兇於國按諡法好功自是曰專請諡爲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爲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尙矣尋罷海運充廣歲儲邊亭宴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謬哉星復執前議

慶禮兄子辭上稱寃乃諡曰敬

唐會要

工部尙書馬暢卒太常博士林寶議諡曰敬工部郎中崔備駁議曰謹按諡法敬字之義與馬暢始終名跡不同考行之義尙乖異名之典未正事須更牒禮院請重議者且馬暢墳土猶濕物議尙存皆可徵言盡堪覆視在春秋隱惡之義可也加史冊虛美之命難乎其馬暢所諡爲敬請更參議尙書兵部員外郎韋奕駁曰太常考馬暢之行舉夙夜就事廉方經正之敬以易其名異乎無所苟於言也議者云先司徒之籌畫而暢揣摩著

策無遺焉暢參計於庭闈之內苟所言屢中而不可隱
當指明其效實而書之俾行道者無所惑不然則莊武
公之才畧光於典策矣而乃飾虛辭以攘其善得非繆
濫之甚耶又稱名儒端士皆從之遊未知孰爲其田蘇
耶請下太常重定其議博士崔韶改諡曰縱議曰馬暢
承藉故業厯居通顯家富於財以奢縱自處不能撫安
嫂姪使之離析其干進也趨利如轉圜其居家也揉下
如束濕故時論鄙之謹按國史宇文士及居家侈縱議
諡爲縱暢之行已同於士及請以縱爲諡可也

唐會
要

鴻臚

謹案後此太常博士王彥威尙書丞張正甫議于頔諡曰厲而房式之諡曰頔則吏部郎中韋乾度駁之太子重俊之諡曰節愍則太府少卿韋湊上疏議之持論俱極平允

太常博士徐復議請諡鄭珣瑜文獻兵部侍郎李巽駁曰

不錄

博士徐復議曰鄭珣瑜令德清規坐鎮風俗治人

而善政浹洽作相而謀猷密勿其終始事跡當時罕傳所以表賢易名實曰文獻亦猶貞惠文子累數其功至於再三以勸事君者今奉駁議議其無進拔無是非無

賑施無謬且曰二字之諡非三代兩漢之事愚以爲
異之較所謂進拔者豈不以推擇羣萃致之於庭乎珣
瑜往司銓衡旣當鈞軸流品式敘英髦在朝若無獎拔
之明則何以至此但如來議寡言慎行故其端兆不可
得而窺也當先朝之日上體不平奸臣王叔文擅權作
朋將害於國其視丞相如無也輕詣相府不循舊章珣
瑜意雖欲誅力固不足移疾高謝萬情所歸則是非之
明孰大於此夫所謂賑施者在禮家施不及國賢人君
子廣愛爲心莫不開稱物之源布厚生之政曩者恤災

患免逋租亦旣當之矣其於篤親庇族衣無常主踐名
教者誰則不行若以分孤寡之資同於賑施珣瑜之所
羞言也奚謂無哉至於蹇蹇匪躬前議已書其微婉矣
旣承高論敢不指明德宗季年李實爲京兆尹殊恩畫
接貴倖無比而實以羨餘稱職莫之敢非珣瑜衆詰所
由上陳利害且曰取於人而未讎其直焉得有餘是其
言不可謂之無蹇諤矣伏以國朝宰輔諡文而兼字者
代有人焉請依前諡曰文獻兵部侍郎李巽再議云云

竟從復議文獻

唐會
要

全唐文紀事

卷四十九

九

代宗朝吏部尙書韋陟薨太常博士程皓諡曰忠孝刑

部尙書顏真卿較之出處事殊忠孝不並已爲孝子不

得爲忠臣

一本多已字

爲忠臣不得爲孝子故求忠於孝豈

先親而後君移孝於忠則出身而事主所以叱

一本作叱誤

馭而進不憚危險故王尊爲忠臣思全而歸恐有毀傷

故王陽爲孝子則知晝之與夜本不相隨春之與秋豈

宜同日且以爲尙書志業高遠霸儀前朝百行之中能

事甚衆議行稱諡固多美名何必忠孝兩施然後表德

歷考前史恐無此事敢率愚見請更商量皓執前議曰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先於孝孝於家則忠於國
愛於父則敬於君脫愛敬齊焉則忠孝一矣立君臣定
上下不可以廢忠事父母承祭祀不可以虧孝忠孝之
道人倫大經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夫孝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聖人之教也至於忠孝不並
有爲而言將由親在於家君危於國奉親則孰當問主
赴君一本作國則無能養親恩義相迫事或難兼故徐庶指
心翻然辭蜀陵母刎頸卒令歸漢各求所志蓋取諸隨
至若奉慈親當聖代出事主入事親忠孝兩全誰曰不

可豈以不仕爲孝舍親爲忠哉況忠孝侯之傳鵲印唐堯之代卽有此官伏念美名請依前諡有司不能駁

封氏

聞見記

天寶十載五月己前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寶慶元年杜鴻漸爲太常卿禮儀使員外郎薛頤歸崇敬等議以神堯皇帝爲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於唐卽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景皇帝郊祀配天地告請宗廟亦太祖景皇帝酌獻諫議大夫黎幹議以太祖景皇帝非

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地二年五月幹進議狀爲十詰
十難曰以前奉詔令諸司各據禮經定議者臣幹忝竊
朝列官以諫爲名以直見知以學見達不敢不罄竭以
裨萬一昨十四日具以議狀呈宰相宰相仝朝臣與臣
論難所難臣者以臣所見獨異莫不騰辭飛辯競欲碎
臣理鉗臣口剖析毫釐分別異同序墳典之凝滯指子
傳之乖謬事皆歸根觸物不礙但臣言有宗爾豈辨者
之流也又歸崇敬薛頴等援引鄭學欲蕪祀典臣爲明
辨迷而不復臣輒作十詰十難援據墳籍昭然可知庶

郊禘事得其真嚴配不失其序皇靈降祉天下蒙賴臣
亦何顧不蹈鼎鑊謹敢聞達伏增悚越議奏不報

唐書
禮儀

志

鴻臚

謹案廣德二年春夏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

追封於唐高祖實受命之祖百神受職合依高祖今
不得配享天地所以神不降福以致愆陽代宗疑之
詔百僚會議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請仍舊典竟依
歸崇敬等議以太祖配享天地焉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九終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駁難二

右司員外郎崔厚駁之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禮謹案禮經云禮時爲大又曰過時不及非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蓋以時不可踰也今知運旣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諡今乃申請竊爲有爲而爲其子英又頃屬多故屢制

方隅朝廷策勲位崇端揆附徒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妄之求況今裂土者接軫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若知運合諡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君不合諡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旣詒越禮之誚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寺重議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諡順也公叔戌請諡適當葬前謹案三百

禮經三千威儀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諡況帝王殊途
不相沿襲新制禮則死必有諡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
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
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
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爲節則八年與
五十年其後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
暴貴不爲父作諡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貴位不當以
己之貴加榮於父若知運者處方面重寄列位九卿茂
勲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

嗣子然後作諡今之專征者率多起屠販皂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爲侯王而其間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諡有幾何乃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廢禮竊謂近誣考彼載籍徵諸舊史易名之禮請如前議

唐會要

鴻臚

謹案郭知運贈涼州都督太原郡公諡曰威

舊唐書歸崇敬傳時有術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四季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之崇敬議曰案舊禮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立夏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地祀黃

帝秋冬各於其方黃帝於五行爲土王在四季生於火
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則否漢魏周隋共行此禮
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祀黃帝於南
郊以后土配所謂合禮今彭祖請用四季祠祀多憑緯
侯之書且據陰陽之說事涉不經恐難行用又議祭五
人帝不稱臣云太昊五帝人帝也於國家卽爲前後之
禮無君臣之義若於人帝而稱臣則於天帝復何稱也
議者或云五人帝列於月令分配五時則五神五音五
祀五蟲五臭五穀皆備以備其時之色數非必別有尊

崇也

唐會要

鴻臚

謹案德宗貞元元年十月詔曰自今以後祀五

方配帝祝文並不須稱臣蓋從崇敬議也

唐德宗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召給事中徐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矛盾然卒同歸於善帝大悅賚予有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樂天集有三教論衡一篇云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畧錄大端第一座祕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沙門義林太清宮

道士楊宏元其序曰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
啟談端臣學淺才微猥登講座竊以義林法師明大小
乘通內外學於大眾中能師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陛
下威靈發問旣來敢不響答然予觀義林所問首以毛
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請備陳名數而已居易對以孔
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爲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
分爲六義然後言六義之數四科之目十哲之名復引
佛法比方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四科可比六度以十
哲可比十大弟子僧難云曾參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

列於四科居易又爲辨析乃曰儒書奧義旣已討論釋
典微言亦宜發問然所問者不過芥子納須彌山一節
而已後問道士黃庭經中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道
士却問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觀其問答旨意初非幽深
微妙不可測知唐帝歲以此爲誕日上儀殊爲可省國
朝命僧升座祝聖蓋本於此

容齋
三筆

近俗以權臣所居坊呼之李安邑最著如爵邑焉及卒
太常議諡度支郎中張仲方駁曰吉甫議信不著又興
兵戎以害生物不可美諡其子上訴乃貶仲方

唐國
史補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寮議限五日內聞奏將
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
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
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
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
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

文多
不錄

禘祫
議

昌黎文集

鴻墀

謹案程俱厯官記尋選授四門博士會勅旨令

百寮議禘祫愈獻議當禘祫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

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與洪樊二譜皆斷以爲貞元十八年所議按愈議禘祫新史禮樂志及陳京傳並見然京傳載初集議實在貞元十七年愈議與韋武陸淳等議並列於後至十九年遂定從王紹等議故今議狀首載云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則是首議之日有此旨也況初議之日陳京以考功員外郎與愈同議至十九年陳已再遷給事中矣洪樊諸譜止以禘在十九年而不考始議非十九年也蓋愈除博士亦在十七年二譜以爲初除

在十八年誤

平叔嘗議官自糴鹽韓退之駁之東坡曰平叔者不知何人但必是小人也按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法弊請立糴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屈服

考古編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

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異者豈不以
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
且子以天之生植也爲天耶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
以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
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爲果蓏癰痔之自爲癰
痔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
乎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
若天恒爲惡人恒爲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
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

也是判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郛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爲上帝者無所歸怨之辭爾皆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

美言侈論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爲得不亦裕乎獨所
謂無形爲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答劉禹錫

柳河東

集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
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
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
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
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
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

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
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
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
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駁復
讎議

柳河東集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非國語而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
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虞槃讀子厚非國
語曰國語誠可非而柳說亦非也於是著非非國語槃
不知端禮有書故耶

餘冬
序錄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

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
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
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
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
剛中則未必不爲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
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
爲君子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
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
且疑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

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
車之說果不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
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
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
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武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
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翦翦拘拘者是以
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
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
處衆中偏側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

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已任管仲鬻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尤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

苟求之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
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侯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
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足
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爲侯而利於險也明矣吾
子惡乎侯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號
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
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務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
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
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足下所爲書言文

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以爲蒲
捐馱馱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
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

與楊誨之
疏解車義

第二 柳河東集

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以宰臣王鐸爲京城四面諸道
行營兵馬都統崔安潛副之章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
使增駢階爵使務並停駢旣失兵柄又落利權攘袂大
詬累上章論列語詞不遜其末章云云詔報駢曰卿旣
安住蕪城鄭畋以春初入覲遂命上相親領師徒因落

卿都統之名固亦不乖事例仍加封實貴表優恩何迺
疑忿太深指陳過當移時省讀深用震嗟聊舉諸條粗
申報復卿表云自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
下者朕拔卿汶上超領劔南荆潤維揚聯居四鎮綰利
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南神策諸
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雄而乃貴作司徒榮爲
太尉以爲不用何名爲用乎卿又云若欲俯念舊勲仁
觀後効何不以王鐸權位與臣主持必能糾率諸侯誅
鋤羣盜者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滅元兇自天長漏

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
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
寇心期貔武便掃櫬槍卿初委張璘請放却諸道兵士
辛勤召置容易放還璘果敗亡巢益顛越卿前年初夏
逞發神機與京中朝貴書題云得靈僊教導芒種之後
賊必蕩平尋聞圍逼天長必謂死在卿手豈知魚跳鼎
釜狐脫網羅遽過長淮竟爲大憝都統旣不能禦遏諸
將更何以枝梧果致連犯關河繼傾都邑從來倚仗之
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及朕蒙塵入蜀

宗廟汚於賊庭天下人心無不雪涕旣知厯數猶在謳
謠未移則懷忠拘怒之臣貽救難除姦之志便須果決
安可因循況恩厚者其報深位重者其心急此際天下
義舉皆望淮海率先豈知近輔儒臣先爲首唱而窮邊
勇將誓志平戎關東寂寥不見干霧泊乎初秋覽表方
云仲夏發兵便詔軍前并移汶上喜聞兵勢渴見旌幢
尋稱宜潤阻艱難從天討謝元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
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卿又云若不斥逐邪
佞親近忠良臣旣不能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忽當今日

棄若寒灰者未委誰是忠良誰爲邪佞終日寵榮富貴
何嘗不保其家無人扞禦寇戎所以不安其國豈有位
兼將相使帶銅鹽自謂寒灰真同浪語卿又云不痛園
陵之開毀不念宗廟之焚燒臣實痛之實在茲也且龜
玉毀於櫝中誰之過也鯨鯢漏於網外抑有其由卿手
握強兵身居大鎮不能遮圍擒戮致令脫漏猖狂雖則
上繫天時抑亦旁由人事朕自到西蜀不離一室之中
屏棄笙歌杜絕遊獵蔬食適口布服被身焚香以望園
陵雪涕以思宗廟省躬罪己不敢遑安姦臣未悟之言

誰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卿又云自來所用
將帥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爲
謀安能集事者且十室之邑猶有忠信天下至大豈無
英雄況守固城池悉嚴兵甲縱非盡美安得平欺卿尙
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只如拓拔思恭諸
葛爽輩安能坐擒耶勿務大言不堪垂訓卿又云王鐸
是敗軍之將兼徵引矍相射義者昔曹沫三敗終復魯
讎孟明再奔竟雪秦恥近代汾陽尙父咸甯太師亦曾
不利鼓鼙尋則功成鐘鼎安知王鐸不立大勲卿又云

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但慮寇生東
土劉氏復興卽軼道之災豈獨往日者我國家景祚方
遠天命未窮海內人心尙樂唐德朕不荒酒色不虧刑
名不結怨於生靈不貪財於寓縣自知運歷必保延洪
況巡省已來禎祥荐降西蜀半年之內聲名又以備全
塞北日南悉來朝貢黠憂善聞並至梯航但慮天寶建
中未如今日清宮復國必有近期卿云劉氏復興不知
誰爲其首遽言刮席之恥比朕於劉盆子耶仍憂軼道
之災方朕於秦子嬰也雖稱直行何太罔誣三復斯言

尤深駭異卿又云賢才在野儉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
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
公正之臣者且唐虞之世未必盡是忠良今巖野之間
安得不遺賢彥朕每令銓擇亦遣訪求其於選將料兵
安人救物但屬收復之業講求理化之基自有長才同
匡大計賣官鬻爵之士中外必不有之勿聽狂辭以資
游說且朕遠違宮闕寄寓巴邛所失恩者甚多尙不興
怨卿落一都統何足介懷況天步未傾皇綱尙整三靈
不昧百度猶存但守君臣之軌儀正上下之名分宜遵

教約未可驟凌朕雖冲人安得輕侮但以知卿歲久許卿分深貴存終始之恩勿貽猜嫌之慮所宜深省無更過言駢始以兵權欲臨藩鎮吞併江南一朝失之威望頓減陰謀自阻故累表堅論欲其復故

唐書高駢傳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終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一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投獻

某啟某聞杞林騰秀霸族知歸陽谷流謙波臣有託然則朝光八聖尙欣牧豎之詞道濟五殘未隔輿人之誦謹憑斯義輒呈宸遊東岳頌一首當仁不讓下走無慚於自媒聞善若驚明公豈難於知我龍門高遠眇黃道而無階爵里旣投叫丹闥而有地伏願暫停左右曲流國士之恩廣進芻蕘俯息樵夫之議輕陳徑捷退用彷徨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一

惶伯啟

上李常 王子安集

某啟自恭陳薄伎祇奉話言咳唾成恩盼睞爲飾征夫
擊節方思孤竹之風壯士寒心實有長楊之作謹憑嚴
命輕呈乾元殿頌一首將冀導江至海常以筆札見知
南館西園遂與簪纓爲伍德雖無盡攀驥尾而方遙生
也有涯比鴻毛而非重謹啟

再上皇甫
常伯啟

王子安集

某啟猥承衡鏡驟照堦墀本慚刀筆之工虛荷雕蟲之
矚殊恩屢及嚴命頻加責光耀於昏冥課宮商於寂寞
進退惟谷憂喜聚門誠恐下官冒輕進之譏使君侯招

過聽之議貴賤交失恩愛兩虧所以戰懼盈旬遲迴改
朔懷鄭璞而增愧捧燕珉而自恥然竊不自揆嘗著文
章非敢自媒聊以恭命謹錄古君臣讚十篇并序雖不
足塵高識之門亦可以見小人之志也伏願暫停左右
少察胸襟觀述作之所存知用心之有地謹啟

上裴侍郎啟

王子安集

王洽然上燕公書云詩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詠曰淒涼丞相府餘慶在
元成蘇公一聞此詩移公於荆府積漸至相由蘇得也

今蘇屈居益部公坐廟堂投木報瓊義將安在亦可舉
蘇以自代然後爲朔方之行泠然書又曰相公岳陽樓
送別詩云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今日忘往日之棲
遲貧暮年之富貴可乎

全唐詩話

杜甫天寶末獻三大禮賦元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
府兵曹參軍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而譏

甫齷齪有文集

冊府元龜

李泌聰敏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操尙不羈恥隨常格
仕進嘗獻書論當世務爲執政者不便乃潛遁名山以

習隱自適

冊府元龜

文章中得遷廟議移史官書數難紀并在通時敘詩一

章次爲卷軸封用上獻塵黷尊重帖伏迴遑

上與元權尚書啟

元氏長慶集

昨者奉試明水賦新柳詩平生也實非甚尙是日也頗亦極思侍郎果不以媿奪妍不以瑕廢瑜獲邀福於一時小子不虛也而以帖經爲本求以過差去留觀去冬十首之交不謀於侍郎矣豈一賦一詩足云乎哉十首之文去冬之所獻也有安邊書漢祖斬白蛇劍贊報弟

書邠甯慶三州饗軍記謁文宣王廟文大夫種碑項籍
碑請修太學書弔韓弇沒胡中文等作上不罔古下不
附今直以意到爲辭辭訖成章中最逐情者有報弟書
一篇不知侍郎嘗覽之耶未嘗覽之耶

帖經日上李
侍郎書

元賓文編

鄭太穆郎中爲全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頔鄭書
傲睨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
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真天子之
爪牙諸侯之龜鑑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饑凍兩京小

郡俸薄尙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
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
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
卽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
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
副其本望也

雲
然
友
議

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
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
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

邊之畫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

上宰相書

昌黎文

集

鴻臚

謹案此愈上宰相第一書貞元十一年正月二

十七日也後九日復上書後二十九日三上書不報

時相盧邁賧趙憬也

愈聞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
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爲贄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
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旣降則鏗然鳴蓋氣
之感非自鳴也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

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進
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上賈滑

昌黎文集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
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
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有矜乎位雖恒
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
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
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
之務爲已任者乎

送許鄧

昌黎文集

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以下十
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
皆有指字註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埃更寫閣下取
其意而畧其禮可也

上陳給事書

昌黎文集

韓愈引致後進爲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
韓門弟子愈後官高不復爲也

唐國史補

今謹錄近所論撰凡十數篇蘄端較是非敢關於左右
猶夫礦朴納於容範嘗聞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公
味道時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

自是方列於聞人之目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說於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驤首當時矧碌碌者疇能自異今閣下之名之位過於蘇公之曩日而鄙生所賦或鉅於梅花則沈泥干霄懸在指顧間其詞汰而喻僭誠黷禮也

獻權舍人書
昌黎文集

樵嘗爲日蝕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拂其言而怠於諫卽繼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尙諫罷之今詔營廢寺以復羣髡三年之間斧斤之聲不

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復廢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議大夫職耶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羣髡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事倘以樵書不爲狂試入爲上言其

畧

與李諫議
行方書 孫可之集

張洪撫州人也憲宗元和四年洪乘牛備冠履古服詣

光順門獻書以無可取遣之

冊府元龜

今之門狀稱牒件狀如前謹牒比唐人都堂見宰相之

禮唐人都堂見宰相之禮或參辭謝事先具事因申取處分有非一事故稱件狀如前宰相狀後判引方許見後人漸施於執政私第小說記施於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諂敬者無高下一例用之謂之大狀予曾見白樂天詩藁乃是新除壽州刺史李志其名門狀其前序住京因宜及改易差遣數十言其末乃言謹祇候辭某官補筆

談

今遊士持朝士書走江淮謁州郡往往視書之輕重而次第之此風其來尙矣僕觀沈亞之集有與路鄜州一

書其間言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視書爲之輕重書多者館善字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爲狂卽與偶然之輩徼幸之徒退棲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且是謁閣下者不獨盡窮餓求粟帛者亦有抱其才智求臧否於閣下合一貫以禮而以書不書爲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爭齎書爲糧受閣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而禮我何有愧於閣下不惟不愧且將憤怨閣下勞費以無益觀亞之所言可以見當時遊謁之士

野客叢書

自相公再秉鈞衡重開鑪冶私門相慶如春發榮山妻
歛袂而前於是整某之冠急某之帶驅策僕御促某出
門仍授某洛下所著百篇再拜祝而送之曰飛龍在天
雲雨闐闐賢相秉鈞倫方序圓時哉時哉君其勉焉某
離鞍拜賜超乘而出茫茫然而又不知其所自

薛逢上
白相公

啟
文苑英華

昔舒元興嘗上書自薦於唐文宗當時執政不察其心
過以浮誕爲廢至今有讀其書者爲之太息某之事實
類此然閣下之賢不可與李宗閔比也

代上執
政書
宋周

行已浮沚集

舊舉人應及第開檢無籍者不得與第陳章甫制策登
科吏部榜放章甫上書時見榜云戶部報無籍記者昔
傳說無姓殷后置於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
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改姓易名爲張祿先生秦用
之以霸張良爲韓報讎變姓名而遊下邳漢祖用之爲
相則知籍者所以計租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
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其德雖籍何爲今員外吹
毛求瑕務在駁放則小人也卻尋歸路策藜杖著草衣

田園芸蕪鋤犁尙在所司不能奪特諮執政收之天下

稱美焉

封氏聞見記

紫極刊銘合歸才彥猥存荒薄蓋出恩私牽彊以成尤累非少遠蒙寵獎厚賜縑繪已有指揮卽命鐫紀文詞所得妙非幼婦之碑惠賚踰涯數過賁園之帛

上李舍人狀

李義山文集

鴻臚

謹案商隱先有上李舍人狀云伏奉指命令撰

紀紫極宮功績卽此

唐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顧雖齟

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刺相國子弟
每有宴會顧獨與之丰韻談諧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顧
文賦爲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啟事陳於所知只望
丙科盡處竟列名於尾株之前也

北夢
瑣言

投匭上章條流不阻合表進策理例無聞而況七件之
中有長有短兩人之內孰否孰臧方當選以公才未可
混其言路王鼎陳廷毓宜各試以策問兩道定其優劣
兼自此應諸色人進策每五道別試策問兩道十道已
下試三道十道已上約此指揮比較元進策條詞理可

否當與等第處分仍令匭院分明榜示此後止絕不得有同表進策所貴人知區別事無汎行庶堅激勸之誠免誤擬倫之道

後唐明宗禁同表進策勅

冊府元龜

侯贊者密州民也顯德三年十二月稱草澤臣冒闕獻策詞理甚鄙且兼乞召對帝因問之語多不遜復有自薦之意帝怒令引出杖脊配役

冊府元龜

江爲其先宋州人會福州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者恐禍及將亡去江南間道謁爲爲與草投江南表其人未出境爲邊吏所擒得囊中所撰表章於是收爲與奔者

十國
春秋

鴻臚

謹案馬令南唐書爲詣金陵求舉屢黜於有司
已欲束書亡吳越會同謀者上變伏罪與此異

宋齊邱豫章人父嘗在鍾傳幕下齊邱素落魄父卒家
計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爲淮南騎將
素好士齊邱欲謁之且囊空無備紙筆之費計無所出
但於逆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日鄰房有散樂女尙幼
問齊邱曰秀才何以數日不出齊邱以實告女歎曰此
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數緡齊邱用市

紙筆爲詩咏以投洞天其畧曰某學武無成攻文失志
歲華蹭蹬身事蹉跎胸中之萬仞青山壓低氣宇頭上
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凌遲皇綱廢絕四海
淵黑中原血紅挹飛蒼走黃之辨有出鬼沒神之機洞
天怒其言大不卽接見齊邱窘急乃更其啟其畧曰有
生不如無生爲人不若爲鬼又云其爲誠懇萬端只爲
饑寒兩字洞天始憫之漸加以拯救徐溫聞其名召至
門下及昇之有江南也齊邱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
表以散樂女爲妻以報宿惠許之

五代
史補

張去華誼之子顯德年年十八著南征賦於淮南行在
獻之召試除臺簿未幾因臺中議事不得預三院坐遂
棄官歸圃田後狀元及第建隆二年也

南部
新書

薛登曰方今舉士詔下陳篇希恩奏記誓報俗號舉人
皆稱寬舉禮部采名譽觀素學故預投公卷柳宗元上
權德輿溫卷後周寶儀請進士省卷納五軸以上

玉海

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
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
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

雲麗
漫抄

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爲之文名之曰求知已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爲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嗟乎風俗之弊至此極矣此不獨爲士者可鄙其時之治亂蓋可知矣

文獻通考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爲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

卷七

曰治紙工率一幅以

墨爲邊準

今俗呼解行也

用十六行式

言一幅解爲墨邊十六行也

率一行

不過十一字

此式至本朝不用

演繁露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一終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二

原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纂修 寶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

感遇一

余曾有橫事被拘爲羣小所使將致之深議友人救護
得免竊感趙壹窮鳥之事遂作窮魚賦常思報德故冠
之篇首云

盧照鄰窮 盧昇之集
魚賦序

自古爲文者多以九七爲題目乃有九歌九辨九章七
發七啟其流不一余以爲天有五星地有五嶽人有五
常禮有五禮樂有五聲五者亦在天地之數今造五悲

以伸萬物之情傳之好事耳

五悲
文序

盧昇之集

余羸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牀婆娑小室未攀偃蹇
桂一臂連蹇不學邯鄲步兩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
河每至冬謝春歸暑闌秋至雲壑改色煙郊變容輒輿
出戶庭悠然一望覆燾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
恩已絕乎斯代賦命如此幾何可憑今爲釋疾文三篇
以貽諸好事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刪書者其有棲遑
乎國語之作非瞽叟之事乎騷文之興非懷沙之痛乎
吾非斯人之徒歟安可默而無述

釋疾
文序

盧昇之集

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悲等誦頗有

騷人之風甚爲文士所重

唐書盧照鄰傳

盧照鄰字升之每春歸秋至雲壑烟郊輒輿出戶庭悠然一望遂自傷作釋疾文有云覆燾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恩已絕乎斯代與親屬訣自沈潁水

唐才子傳

初有左衛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遽令行沖集學者撰義疏行沖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尙書左丞相張說駁奏曰行沖等解徵所

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於是賜行沖等絹二百匹留其書貯於內府竟不得立於學官行沖恚諸儒排己退而著論以

自釋名曰釋疑

唐書元
行沖傳

張九齡字子壽曲江人自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謁虞山舜廟有文其詩則巡按自灘水南行者甚稱山川之佳至句云目因詭容逆心與清暉滌驚歎其勝如此劉禹錫乃謂九齡在始安有瘴癘之歎非也禹錫蓋因九齡當國時曾建言宜峻遷客之防禹錫

屢經謫外又久不得量移內地故追憾九齡且云無後

況不安瘴癘乎

桂故

序曰登高能賦謂感物造端者也夫情以物感而心由目暢非厯覽無以寄杼軸之懷非高遠無以開沈鬱之緒是以騷人發興於臨水柱史詮妙於登臺不其然歟蓋人稟性情是生哀樂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遠而遠必傷千里開年且悲春目一葉早落足動秋襟坦蕩忘情臨大川而永息憂喜在色陟崇岡以累歎故惜逝慙時思深之怨也搖情蕩慮望遠之傷也傷則感遙而悼

近怨則戀始而悲終達節宏人且猶軫念苦心志士其
能遣懷是知青山之上每多惆悵之客白蘋之野斯見
不平之人良有以也余少厯艱虞晚就推擇揚子甘泉
之歲潘生秋興之年曾無侍從之榮顧有池籠之嘆而
行藏莫寄心跡罕并歲月推遷志事遼落棲遑卑辱之
地窘束文墨之間以此爲心心可知矣縣北有山者卽
禹貢所謂岐東之荆也峩嶢高敞可以遠望余簿領之
暇蓋嘗遊斯俯鏡八川周睇萬里悠悠失鄉縣處處盡
雲烟不知悲之所集也歲聿云暮遊子多懷援筆慨然

遂爲賦云爾

李嶠楚望賦序

文苑英華

元德秀退居安陸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
餓死空屋盧載爲誄曰誰爲府佐犬必啖肉誰爲府僚
馬必食粟使我元公餒死空谷

類說

參相門子五歲讀書九歲屬文十五隱於嵩陽二十獻
書闕下嘗自謂曰雲霄坐致青紫俯拾金盡裘敝蹇而
無成豈命之過歟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江陵公爲中
書令輔太宗鄧國公爲文昌右相輔高宗汝南公爲侍
中輔睿宗相承寵光繼出輔弼易曰物不可以終泰故

受之以否逮乎武后臨朝鄧國公由是得罪先天中汝
南公又得罪朱輪華轂如夢中矣今王道休明噫世業
淪替猶欽若前德將施於後人參年三十未及一命昔
一何榮矣今一何悴矣直念昔者爲賦云

岑參感
舊賦序

辛丑歲大旱三吳饑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
城郭邑居爲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
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亦啖其肉而棄其骸於田野由
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籍者彌二千里春秋已來不書
或謂縣官處師旅饑饉之弊宜禳災於未然旣將不時

賑卹又苦之以杼軸故及是及以爲不然當陽九之厄
陰陽錯而災沴降天也非人也於是延陵包佶作道殣
文蓋小雅雲漢之流及亦斐然獻弔且告之運命云

弔道

殣文 毘陵集
序

亡舅孝廉元君才高位下一命屈臨河尉尋遭風療有
加無瘳憂悒迄逾一紀故不復仕而風標俊傑文史清
雋則君所著別傳詳矣舅於予有教授之恩隻辭片字
皆資訓誘旣而射策桂林校書芸閣道爲知己遇名爲
海內稱舅氏之力也天寶元年秋八月奉使求遺書於

人間越來月居於臨河之舊邑覽物增懷泣然有賦羊
曇是日獨吟零落之篇周翼終身甯忘吐哺之愛

登臨
河城

賦

蕭茂挺文集

鴻墀

謹案蕭穎士又有愛而不見賦自注丙辰歲待

詔京邑貽舊知作又有登宜城故城賦自注丙申歲
避地襄陽見召掌節度書記陪幕府源公赴江陵作
華容石門山有木蘭樹鄉人不識伐以爲薪餘一本方
操柯未下縣令李韶行春見之息馬其陰喟然歎曰功
列桐君之書名載騷人之詞生於遐深委於薪燎天地

之產珍物將焉用之爰戒虞衡禁其翦伐按本草木蘭
似桂而香去風熱明耳目在木部上篇乃採斫以歸理
疾多驗由是遠近從而採之榦剖枝分殆枯槁矣士之
生世出處語默難乎哉韶余之從子也嘗爲余言感而

爲賦云

木蘭
賦序

李遐叔文集

于公異者吳人登進士第文章精拔爲時所稱建中末
爲李晟招討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爲露布
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
故德宗覽之泣下不自勝左右爲之嗚咽旣而曰不知

誰爲之或對曰于公異之詞也上稱善久之公異初應進士時與舉人陸贄不協至是贄爲翰林學士聞上稱與尤不悅時議者言之公異少時不爲後母所容自遊宦成名不歸鄉里及貞元中陸贄爲宰相奏公異無素行黜之詔曰祠部員外郎于公異頃以才名昇於省闈其少也爲父母之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孝行不匱匿名跡於畎畝候安否於門閭俾其親之過不彰庶其誠之至必感安於棄斥遊學遠方忘其溫清之戀竟至存亡之隔爲人子者忍至是乎宜放歸田里俾自循省其

舉公異官尙書左丞盧邁宜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
郢薦監察御史元敦義及觀公異譴逐懼爲所累乃上
疏首陳敦義虧於禮教詔嘉郢之知過俾敦義罷歸公
異竟名位不振輾軻而卒人士惜其才惡贊之徧急焉

唐書

本傳

觀東人之後十歲讀書十六能文不止能文亦有壯心
及茲弱冠頗覽古今輒不自量謂以可取天下之名遂
以去歲三月賓來咸陽一之日舍逆旅主人仰見帝居
雙闕入天顧身仿佯若遊塵止於五岳之高二之日持

無似之文干有名者數公望其刮目以鑒真作致身之
樞輪客去門掩然以寂寥無言三之日飛廉始春春官
解褐試士於司存觀亦捧手蹠足而泐其不羣於伍四
之日灼有明文曰我采不渝爾則懷珉旣如是矣則有
故舊者置酒一榼而歡飲之以得失相安然常人有情
亦不免悵焉今之人學文一變訛俗始於宋員外而下
及嚴祕書皇甫拾遺世人不以爲經呀呷盛稱可歎乎
然世人之庸而擬議於數公其猶人與牛馬也以觀視
數公則皆師延之餘音況能愛世人之蠅蚊乎夫能以

觀之文言於世人得非會羣聾而鼓五音曷知其由來

哉

與右司趙員外書

李元賓文編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翺書其人贈於兄贈於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予與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知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

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楊子雲矣書苦
雨之辭旣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
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子旣沒亦不見
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寫之誦其文不
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
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所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
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爲者亦書以贈焉亦惟讀觀
愈之辭冀一詳焉

與陸
參書

李文公集

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

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甯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

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

答崔立之書

昌

黎文集

貞元九年癸酉省試顏子不貳過論一本注其下云貞元九年宏詞試公上考宏詞崔虞部書云執事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又執事旣上名之後三人之中二人者則固所傳聞矣畢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畢竟退之卽答崔立之云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者又云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自貞元二年至此八年又云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相國陸宣公也八

年夏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公應科目又有與韋舍人

書

洪慶善韓
子年譜

鴻臚

謹案科第錄是年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

舞賦顏子不貳過論應者三十二人中選者李觀裴
度陸復禮也愈與崔虞部書謂三人之中二人者華
實兼者也畢竟得之而又升焉一人者華與實違畢
竟退之豈固退愈而收陸耶又上韋舍人書謂其窮
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獼獼之笑者蓋八九年樊以愈
二年來京師上韋書當在來年然愈與崔書亦云凡

在京師八九年矣亦只是年書也

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出息於河
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鳥白鸚
鵒而西者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進於天子
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
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讀
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於
道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
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退會不得名薦書齒下士

於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翳毛之異非
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
耀如此故爲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

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

感二鳥
賦序

昌黎文集

鴻埤

謹案呂大防韓文年譜云貞元十一年上宰相

書不報東歸作感二鳥賦與程俱歷官記洪興祖韓
子年譜同洪譜云貞元十一年一作十五年按退之
以大厯三年生至今二十八歲序言自七歲至今二
十二年則是年二十八歲無疑作十五年者誤也又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二

十一

一本云貞元五年按公以二年來京師至此才四年豈遽有不遇時之歎或曰退之二年舉進士五年始東歸其後嘗歸江南又往河陽故祭老成云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若以十一年東歸不得云時始去京師也余曰公年十九來舉進士至二十八歲猶未得仕十年之間往來輦轂之下者數矣至此辱於再三慨然有歸歟之興而復志賦亦云汨東西與南北亘十年以不居也前年上崔虞部書云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

十有二人而此賦序云與百千人偕進偕退者蓋九年同試宏詞者三十二人至今獨三見黜與舉進士而不第者俱爲不遇故有此語爾 又案愈前此東歸特爲事迫爾其心固未嘗去京師也至三試宏詞三上宰相書皆無所成於是歸志始決故曰始去舊史貞元十一年六月河陽獻白鳥蓋愈五月見於道六月始進入於時爲合文賦序與百十人偕進偕退文粹本實作百十蓋專指宏詞試也愈三試宏詞大都百十人耳一本作百千人者誤洪并同舉進士者

言之尤誤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

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

祭田橫文序

昌黎文集

鴻鼎

謹案洪譜引畫記云貞元甲戌余在京師明年

出京師至河陽祭田橫敘曰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

東京東京洛陽也橫墓在偃師諸本多作十九年東

如京按十九年秋公爲御史其冬貶陽山安得以九

月出田橫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東如京也 又

案愈是歲五月已出潼關九月方過偃師故後人疑

之諸本皆作東如京樊澤之又云或曰舊本作自東如京蓋謂愈五月出關九月復來皇皇於求仕耳惟程致道謂是年去京師過潼關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程必有所本也今觀投君牙書云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又曰居十日而不敢進謁計愈之去鳳翔當在秋半故九月過偃師也祭田橫文云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皇皇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意蓋有所激也程所謂不得志者以此

韓退之才高數黜頗自傷其不遇作閔已賦其貶陽山

令與湖南支使楊儀之別作別知賦

古賦
辨體

閔已賦自傷不得其志欲靜以俟之

黃氏
日抄

別知賦傷知心之難得不忍楊儀之之去已也

黃氏
日抄

讀退之羅池廟碑云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

兮侯無我違輒流涕有感

唐庚
文錄

東漢號多氣節之士其天性哉方張儉劉政之窘而遇
北海兄弟太史子義根矩雖困於亨蓋其平生取友獲
助何所憾焉韓退之誌柳子厚愛其請代劉夢得播州
日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

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言
天日涕泣言死生不相背負宜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
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
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所不忍爲而其人自
視以爲得計使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予聞退之
之言太過及親嘗之乃知此曹今古一律也借能過之
安能已之哉

跋郿根 石門題跋
矩傳

陸慘字公佐吳郡人以明道自任連事觀察使觀察使
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貞元中由侍御史入爲祠

部員外郎二歲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出刺歙州朝野之
賢者惜其去韓愈序送之曰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
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
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相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
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
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
而不能徧咸謂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
哉慘未至郡四月二十八日卒於道李翱作陸歙州述
稱其生於世五十有七年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

厚風俗者餘三十年而恨其道之不行天下未蒙其德

云

新安志

退之感二鳥賦云貞元十五年五月戊辰愈東歸又云
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以文集詳考之是
年乃貞元十一年也今按貞元十一年退之年二十八
是年三上書宰相不遇而出關故曰自七歲至今凡二
十二年至十二年七月從董晉平汴州至十五年二月
晉薨退之護喪歸葬洛陽半道汴州亂退之既至洛陽
徑走彭城省視其家遂復在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幕下

是年五月作董晉行狀其後書云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毫永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是時退之年三十二則知作感二鳥賦時貞元十一年明矣但後人誤書十五年也

嬾真子

韓退之三上宰相書但著日月而無年今按李漢云公生於大厯戊申而退之書云今愈生二十有八年矣大厯三年戊申至貞元十一年乙亥退之時年二十八以宰相年表考之是年宰相乃賈耽盧邁趙憬也但不知退之所上爲何人耳且以前鄉貢進士上書而文格大

與當時不同非賢相不能舉也豈耽輩所能識哉

子

貞元丁卯歲予南出襄樊之間遇野人縶鹿而至者問之答曰此爲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羣鹿也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致輒鳴嗥不飲食者累日子喟然歎曰虞之卽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卽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實繁有徒古而然矣嗟乎鹿無情而猶知痛傷人之與謀宴安殘酷者彼何人斯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作賦

由鹿賦序

呂衡州集

次久滯蠻荒孤心抑鬱怨謗所積孰與申明乃採自古

忠臣賢士遭罹讒謗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悟其書
三篇謂之辯謗畧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
乃方吾爲古之昏主何自諭如此章武皇帝明哲嫉惡
尤惡人朋比傾陷嘗閱書禁中得次所上書三篇覽而
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集辯謗之書實君人者
時宜觀覽朕思古書中多有此事次編錄未盡卿家傳
史學可與學士類例廣之傳師奉詔與令狐楚杜元穎
等分功修續廣爲十卷號元和辯謗畧其序云云憲宗

優詔答之

唐書唐
次傳

宋玉招魂以東南西北四方之外其惡俱不可以託欲
屈大夫近入修門耳時大夫尙無恙也韓退之羅池詞
云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時柳
儀曹已死若曰國中于侯或是或非公言未出不如遠
卽羅池之人千萬年奉嘗不忘也嗟夫退之之悲儀曹

甚於宋玉之悲大夫也

聞見
後錄

旣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敘

事動必以文爲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爲之悽惻

唐書柳
宗元傳

子厚有答人書云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

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又書云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亦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此二書皆在元和四年時子厚年三十七後十年當元和十四年子厚卒年止四十有七耳所謂數十寒暑三十年客竟

不酬初志悲夫

浩然齋雅談

對賀者之末曰嘻笑之怒甚乎裂眚長歌之哀過乎慟然齋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愚謂子厚此言

大痛無聲者也雖悔可追

黃氏日抄
讀柳文

哭張後餘辭引莊周之說以爲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子

厚怨天隨寓而發也

黃氏日抄
讀柳文

柳子厚在唐憲宗時坐王叔文黨貶官永州幽遠歷
年不得還悔其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幸喪志失身以

至此遂作閔生夢歸等賦其悔厲亦極矣

古賦
辨體

柳宗元撓節叔文竄斥永州貽書所善蕭俛言情又貽
京兆許孟容書累千餘言所以望之者甚至而二人漠
然無應史稱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用故無用力者春

不知畏其才高之云畏忌其將壓已邪抑畏惡其恃才

將復爲國害也

餘冬序錄

昌黎揖五鬼而送窮不免垂頭喪氣柳州拜天孫而乞巧終難諂貌淫辭信夫文章最能窮人拙宦莫容於世

徐氏

筆精

王適侍御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直見黜

故韓文公誌適墓云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

曰此非吾時耶卽提所作書緣路歌趨直言試旣至對

語驚衆不中第益久困矣

據言